

宇宙光点明灭间的灿然与超然

——《朝闻道》中人类殉道始末与宇宙终极哲学

薛钦文* 周 杰 张艳秋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38)

[摘 要] 刘慈欣的作品常常以表现技术的宏大美感为宗旨, 呈现出硬科幻的典型范式。在《朝闻道》中, 技术之美虽也层出不穷, 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思维界限然而, 一种更为形而上的概念凌驾于科技之上, 成就了整部作品的基调。《朝闻道》中, 无论是人物的塑造还是故事的架构, 甚至其中更深层的寓意和思考全部基于对人类求知精神的礼赞, 正如这部作品的题目一样展现了一种崇高和超脱之美。

[关键词] 刘慈欣 朝闻道 文学形象 宇宙哲学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17.02.010

在刘慈欣早期科幻创作中,《朝闻道》不算是他最有名气的作品,却是一部很能震撼读者心灵的佳作。与同时期的作品一样,《朝闻道》不吝以巨大的篇幅描写技术的壮美绮丽,用密集式的知识推演,展现令人眼花缭乱的未来世界。不同的是,在畅快地展现技术之美和无边的想象之时,宗教式的殉道主义悄然夺占了整部作品的基调,也恰与作品的题目绾结,道出了作者对科学真理有如殉道者一般的追求。韩松曾在《我为什么欣赏刘慈欣》中评价道:“他(刘慈欣)写一些技术味道很浓的科幻,但是,后面的东西,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形而上的。在《朝闻道》中,这种情感表露得最无遗的了。也就是有一种哲学上的意味,宗教上的意味^[1]。”

《朝闻道》叙述了人类科技发展到一定

程度后建造了最大的粒子加速器——爱因斯坦赤道。科学家们将借助它寻找宇宙的大一统模型。在爱因斯坦赤道即将启动的前一天,主人公丁仪和他的妻女在爱因斯坦赤道中完成了“环球旅行”实验。而当他回到实验室,沉浸于虚幻缥缈的梦境中时,一个比梦还虚幻的场景将其拉回了现实——环绕地球的加速器突然蒸发了!加速器的发射台上长满了青翠欲滴的绿草,与沙漠的自然环境格格不入。此时出现了一个自称是宇宙排险者的外星文明。作为高级文明的代言人,他告诉科学家们,加速器运行产生的能量将会导致真空衰败,届时地球、银河、甚至宇宙都将归于毁灭。科学家还从排险者的口中得知他们那里的文明已经获得了宇宙大一统模型,但因为“知识密封原则”无法传达给人类。为了获得宇宙大一统的

收稿日期: 2016-05-01

基金项目: 中国科普研究所项目《中国科幻的探索者——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赏析》。

* 通信作者: E-mail: xueqinwen@126.com。

奥秘，科学家们决定与排险者做一个交易，用自己的生命换取真理，以确保知识密封。最终，排险者答应了，在沙漠上建起了真理祭坛，让想要知道宇宙奥秘的科学家们走上祭坛获得真理，随后在十分钟后毁灭。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走上了祭坛，化作天空中的明亮火焰越飞越高。科学界的泰斗霍金坐着轮椅颤颤巍巍地登上了祭坛，他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宇宙的目的是什么？”真理祭坛沉默了，排险者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他悲哀地意识到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殉道仪式宣告结束。很多年后，丁仪的女儿成长为新一代物理学家，她仰望着星空问出了当年霍金的问题。她接着发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她的母亲也和排险者一样茫然无措。故事结束。



图1 《朝闻道》发表于《科幻世界》2002年第1期

1 人物·殉道

《朝闻道》作为一个短篇小说，出场人物众多，有为真理不惜自我毁灭的科学家群像，有贴近现实的科学家亲人与爱人的形象，有自诩为民代言用国家利益约束科学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客，有拥有高级文明用上帝般的眼光俯视地球生命的外星高智能生物。以下分析几个较为重要的文学形象。

《朝闻道》以丁仪一家三口在量子加速器中的“环球旅行”为开端展开故事。丁仪在刘慈欣的六部小说中都出现过，形象大同小异，他是一个有科学信仰的精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科学家，是大刘心中一类科学家的代表，名为丁仪是取“定义”的谐音。刘笔下的人物大都属于类型化的人物，主要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而安插的，丁仪也不例外。刘慈欣曾说：“科幻文学并没有抛弃人物，但人物的形象和地位与主流文学相比已大大降低^[2]。”在他看来，人物并没有必要有丰富的层次和内涵，越是具备自我生命力的人物越可能冲淡科幻的成分。不过，在《朝闻道》中，丁仪的形象略有不同，作品一开场就展现了他与妻女的一段对白，借此道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在丁仪看来，物理甚至占据了自己的全部，只好“挤”出些许缝隙给自己的妻女，他“实在没有办法”。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面对世俗情感和自我信仰拉扯之时的不安与纠结，他并不冷酷无情，只是物理已经如同神灵一般根植于他的精神世界，以至于家庭在他心中只能挤出一个小小的空间。而当丁仪走上真理祭坛之时，文文哭喊着不要他变成火球飞走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看不到他内心的波动，能够预料到他已变得理性自我，将家国置身事外。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轻轻抱起了女儿，安抚她，并试图让她明白自己要做的事。那一刻，他又重新回归到父亲的角色，周身散发着温柔的光彩。可见丁仪在此篇中是颇具人性的，只是面对物理时变成了狂热的教徒。小说为了将其推向科学殉道者的前端，总是展现他冷峻的理性和近乎无情的一面，对于他内心深层的波动还是在字里行间悄然点染了数笔。这样的叙述方式更能反衬出丁仪对科学的狂热，也能让我们窥探到他一步步走上神坛的内心道路，从而对这个角色更加地理解和包容。面对人类情感与科学真理的对立，丁仪毅然决然地选择了

却生前身后事，用生命换取真理。他给文文打了去动物园的比方，说自己这次如果不去，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语言简单平却力道惊人，说出了他全部的人生信仰——朝闻道（知识），夕死可矣。丁仪其实早就做好准备，只是一直在等这个契机而已。这是一次朝拜的体验，无关道德，却于个体而言伟大至极，暗含着一种超凡脱俗的宗教体验。刘慈欣曾借用康德语录强悍地表示：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3]。也许这正是人类的好奇又崇高的天性使然。面对无限奥秘的宇宙，丁仪拥有孩子般的天真，他明白自己在天地间如同蜉蝣一般朝生夕死，自我的存在不过火光乍现的一瞬，而真正广阔和美妙的是内心与宇宙的神交。这个将物理科学的神圣性无限放大的学者在面对真理祭坛时抛却了世间情感、国家利益、集体荣耀正如踏过一粒微尘一样毫无挂碍。

文中着墨较多的另一个科学家是日本物理学家松田诚一。他首次出场是在发现加速器被蒸发后通知睡梦中的丁仪，面对加速器的消失，他面色苍白，手微微颤抖，情感波动剧烈。第二次出场是在得知他们永远无法知道宇宙真理之时，且看他在草地上瘫坐下来，说：“在一个不可知的宇宙里，我的心脏懒得跳动了。”松田的第三次出场直接酿成了一个凄婉的悲剧。与前两次行为状态迥异，松田诚一能够不顾美丽爱人的自杀式的劝阻，微笑着、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祭坛。这一幕相信看过此篇作品的读者都颇为震撼。松田诚一这个人物能够从另一角度将科学家这一群体形象的精神理念更加“形而上”。不同于丁仪的温和与一丝纠结，他表现得更为冷酷无情，像发条驱动着的机器一般走向了自己的终点。他是真正诠释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真理故，二者皆可抛”的科学狂人。如果说丁仪的殉道在妻女的挽留当中还不够决绝与震撼的话，松田的形

象让人们在叹息一个美丽生命消失之时，了解到殉道的含义——一种自私的自我救赎。对松田毫无“人性”的描写，刘慈欣曾在与江晓原的对话中说：“当我写科幻的时候就变得残酷了。”刘慈欣的思想无疑是前卫的，纯粹的，与现实剥离的，就科幻而科幻的。也正因为这种纯粹才能让我们沉浸在他精心建构的科幻世界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文中最后一个科学家形象是代表物理学学术权威的霍金先生。在刘慈欣笔下霍金是站在人类科学金字塔顶端的老人。文中的描写生动传神又有些滑稽怪诞，把霍金坐轮椅缓慢走上真理祭坛比作一只昆虫在树枝上爬行。在真理祭坛面前这位人类科学的精英巨擘身体是那样的脆弱无力：“他那仿佛已抽去骨骼的绵软的身躯瘫陷在轮椅中，像一支在高温中变软且即将熔化的蜡烛。”即便如此，他还是为了获取真理成为了最后一个登上祭坛的殉道者。霍金的形象象征着人类文明之于宏大宇宙的弱小与不屈。而当霍金问到：“宇宙的目的是什么”时，天空中一片空旷，真理祭坛没有给出答案，排险者呆愣在那里无所适从。人类借助霍金之问扳回了一局，在科学的世界，霍金的魅力正是如此。

此篇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宇宙排险者，这个有趣的人物一出场就用人类无法企及的科技震慑了地球上的科学家们，导致之后真理祭坛的出现。关于地外生命与地球人的关系，此篇的构思十分有趣，它既不像《三体》那样的掠夺与反抗关系，也不是《赡养人类》中“哥哥们”（地外智能生命）对人类友善却复杂暧昧的关系，而是一种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在排险者看来，地球文明不过是“婴儿”级别的，地球文明的崛起是幼儿在成人监护下的一次玩火，即便这样也非常危险，所以要在出现危险趋势之前，阻止人类文明的演进。排险者来到低级文明的地球，以上帝般的姿态

凌驾于人类精英之上，却在被问及宇宙终极问题之时，出现了戏剧性的尴尬变脸。即便他们掌握了最核心的宇宙大一统模型还是无法回答这个旷世之问。或许他们的文明之外，还有更高阶的文明，亦或他们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在这一幕之后顿转笔锋，将视线穿梭到十五年后，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而排险者这个无所不知的高等文明生命形象也在被打破“智慧”的神话后转瞬间土崩瓦解。

刘慈欣在《朝闻道》中通过他者角度描绘了拥有人类最高智慧的科学家群像，为我们展现了人类精英的殉道之路。从真理的祭坛的搭建到人类走上祭坛又归于毁灭，这段在现实中会极为漫长的历史被他浓缩在短短数天之内，诉说了一段宗教仪式的始末，也让我们欣赏到刘慈欣那大气恢弘又善抓细节的强悍笔触。

2 宇宙·终极

科幻小说中常常包含着对“人性”（伦理+宗教）和科学的复杂观照，刘慈欣的科幻作品中对人性和科学之间的纠葛表现得更为深刻，与耀眼的高科技紧紧相连的是人的上下求索，挣扎斗争，而刘慈欣在其中总是以一种上帝般的视角鸟瞰着这个残酷的世界，给人性与科学的裂缝中注入温暖的暗流。

此篇题目出自《孔子·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句。孔子在此仅仅是为了阐明道在他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刘慈欣笔下闻道赴死却成为了震慑人心的真实画面，让世人为之惊叹。大刘的目光无疑是在宇宙深处的，他的视线凝结于斯，思想迸发于斯。《朝闻道》通过描写科学家与排险者的交锋、与国家元首的辩论、与亲人、爱人的诀别，逐渐道出了起刘慈欣心中的宇宙之道，也构筑起人类认知范畴外圈的宇宙哲学。正如刘所言，“科学之美一旦展现在人们面前，其对灵魂的震颤和净化的力

量是巨大的”^[4]。文中科学家们用生命换取真理那样飞蛾扑火似的疯狂举动，在排险者看来是人类唯一明智的举措。所以他们的殉道之举，也得到了排险者的认同，并帮助他们建筑起真理祭坛。

人的生命对于宇宙而言不过光点明灭的一瞬，与其在懵懂无知中苟活，不如在明道后消失。这也是宗教中宣扬的终极归宿——永生或灭迹。《朝闻道》中殉道的科学家们在地面上的人性已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为宇宙真理殉道的无畏精神，好像电光石火的一记明灭，虽然转瞬消失但光线却延展到无尽的宇宙虚空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家既能获得宇宙真理，又能在宇宙中产生一丝生命的璀璨明灭，已经是明智得不能再明智了。所以文中排险者说：“现在你们应该明白，对宇宙终极真理的追求，是文明的最终目标和归宿。”正好能与《三体》中那一句对白“你很幸运，这世界大多数人到死都没有向尘世之外撇上一眼”相照应。文中提到人类的一次仰望能够触发排险者设置的警报系统，引起高级生命的恐慌，这样恰恰说明人类文明具有能够在短时间内厚积薄发的强大力量，也暗示了人类跨越无知之后的必然道路。科学精英群体的毁灭，之于宇宙不过微尘在阳光下闪耀的一瞬，而这种光彩之于人类则是璀璨夺目的，因为它是精神信仰的又一次胜利。刘慈欣始终强调科幻文学需要“超越自恋”反对“人本主义”，在他看来，科幻描写的重点应该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可以隐去人，将物或意识作为主角。所以就会有冷酷理性的科学家和将情感扼杀于摇篮的外星人等角色。而科学家们不将自己流于世俗名、利、情、欲的做法或许正接洽了庄子笔下至人、神人、圣人的浪漫。他们一个个变作火球越飞越高的同时也宣告着人类文明星火正在点燃，朝着信仰的终极前行。

在作品的尾声，刘巧妙地设计了“宇宙

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终极问题，并借助霍金之口问出来。自古以来，人们的好奇心首要关注的正是宇宙星空。一直以来人们总从自我出发将关注点围绕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自身的问题，却没有人询问星空的目的，宇宙的目的，这个命题可以说虚空玄远，也难怪排险者听后会出出现充满戏剧性的变脸。也许，再完美的科技也无法回答这样一个宗教哲学范畴的问题。

《朝闻道》这部小说通过巧妙的构思，完整的情节叙述，对技术的精细描绘，极富张力的冲突处理，贯穿始终的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成为不亚于长篇巨制的宏大作品。整部作品由“朝闻道”这一名句起势逐步架构起一个概念化的故事，是对不懈追求科学极致的一群科技狂人的精神礼赞。不过也因为这种明确的意向性，作品中科技思维显得不足，所以，这部作品虽然赢得了很多读者的喜爱，就科幻角度

来说却不能算是刘慈欣最好的科幻作品。

故事的尾声，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物理学家的文文（丁仪女儿）再次问起了“宇宙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终极问题，标志着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不会因为一批科学精英的消逝而止步，而是不断地发挥着巨大的好奇心，仰望星空，探寻宇宙大一统的奥秘。这也是刘慈欣希望看到的结果。对于文中设计的终极问题，刘慈欣曾回答自己也不知道。他曾在访谈中强调：“写科幻的人应该让自己的世界观处于一种飘忽不定的状态，要是太坚定什么都想看清了，写什么小说都很难出彩，尤其是科幻文学，写的就是人类的迷茫和探索。至于我自己，对人类社会并没有板上钉钉的看法，可能在这套书里是这样，在另外一本书里又是那样^[5]。”正是这样有意识的“飘忽不定”的创作思维，成就了大刘心中的科幻世界，也成就了大刘一系列优秀的硬科幻作品。

参考文献

- [1] 韩松. 我为什么欣赏刘慈欣? [J]. 异度空间, 2004(2): 84.
- [2] 刘慈欣. 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 [J]. 山西文学, 2009(7): 78.
- [3] 刘慈欣, 江晓原, 王艳. 人类为什么还值得拯救——刘慈欣 VS 江晓原 [J]. 新发现, 2007(11): 84-91.
- [4] 刘慈欣. 我的科幻之路上的几本书 [N]. 南方周末, 2007-09-13(3).
- [5] 刘慈欣. 我知道, 意外随时可能出现 [J]. 新发现, 2011(1): 114.

(编辑 姚利芬)

An Analysis of the Periodical Development in the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Writer Groups

Dong Renwei Gao Biaolong

(Sichuan Science Writer Association, Chengdu 610061)¹

(Chengdu Time Visio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Chengdu 610041)²

Abstract: The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only has a history of over one hundred years, but its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twists and turns. During a few rounds of new upsurges, there come several generations of science fiction writer groups in sequence. Based on the result of periodization of the Cenozoic and Pleistocene era writers by the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theoretical cycle, this study sequentially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for the works and writ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ideas guiding creation in the literature, and the kinds of content categories. It concludes that the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writer group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Paleozoic era, the Mesozoic era, the Cenozoic era, the Pleistocene era and the Holocene era, 5 eras in total.

Keywords: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periodization; categories

CLC Numbers: I06 **Document Code:** A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17.02.009

On Brilliancy and Detachment of Shining and Vanishing of Universe Light ——The History of Martyred and the Ultimate Philosophy of Cosmos in *Dawn on Me*

Xue Qinwen Zhou Jie Zhang Yanqiu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The manifestation is always presented for a magnificent beauty of technology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he typical paradigm of hard science fiction in Liu Cixin's Novels. Whereas, in *Dawn on Me* the author shows the endless beauty of technology as well, a more metaphysical concept over the technology, setting a keynote for the novel. Just like the title, *Dawn on Me* presents a kind of sublime and detachment beauty both in character shaping, story structuring, even in express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ovel. All of this is based on a praise of human's endless spirit to explore knowledge and the unknown.

Keywords: Liu Cixin; *Dawn on Me*; literature image; universe of philosophy

CLC Numbers: I06 **Document Code:** A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17.02.010